

文化與
藝術評論組
冠軍

劉 炫



劉炫，女，澳門科技大學會計專業在讀生。

從前看王小波先生的書，有一段話一直記得。「那一天我二十一歲，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吃，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我在自己的黃金時代，感覺自由，努力生活，竭盡全力去愛，或者感受愛。

歸來又見朱雀航

南京從來都是一個用來容納故事的城市，秦淮粉黛，台城煙柳，容納了左思的《吳都賦》，容納了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和孔尚任的《桃花扇》，轟轟烈烈地容納了一個曠世的《紅樓夢》還不夠，兩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踏波而來，如今，《朱雀》這隻火鳥兒正醞釀着振翻其間。

朱雀，屬火，四靈之一，南方神也，是南京城的地標。最容易讓人聯想到的，是劉禹錫那首《烏衣巷》中的朱雀橋。作為秦淮河上規模最大，裝飾最華美的朱雀航，千百年來見證着南京城的繁榮與沒落，用作者葛亮的話說，「朱雀是優雅、堅韌的意象，就像南京這座古城一樣優雅、堅韌」。¹而無論六朝煙水也罷，盛世流離

1 《葛亮：我要在紙上留下南京》。經濟觀察網，2010年2月取自 http://www.mon.com.cn/bookreview/dialogue/2010/10/11/182365_1.shtml。

也罷，所有的傳奇在這座「家城」裏都顯得如此尋常。那隻小小的火鳥，在作者筆下，倏爾化身為這城市女子們的情愛信物，舒緩的語調裏屬於它的宿命輪回被娓娓道來。

一 一座城的三代人

那是屬於三代南京兒女的故事，歷史的畫卷從民國時代鋪陳開去。閨閣小姐葉毓芝與日本人芥川熱戀，在南京大屠殺前生下女兒。毓芝在大屠殺中慘死，初生的女兒輾轉交由妓女程雲和撫養成人，取名程憶楚。少女憶楚愛上了馬來西亞僑生陸一緯，卻難料命運弄人，文革前夕，一緯被劃為右派，發配北大荒。而文革爆發之時，程家無一幸免。雲和被迫自殺，憶楚被一個工人強暴，隨即又下嫁於他。待到文革結束，守了寡的憶楚卻又遇舊情人陸一緯。故事曲曲折折謎團滿佈，憶楚獨自養育和陸一緯的孩子，那個聰慧的女兒，正是許廷邁在秦淮河畔西市里偶遇的神秘女子程因。

哪怕謎底再撲朔離奇，哪怕時勢再動盪不安，這朱雀之城的女子，恰如千百年來映照在秦淮河上的那抹薔薇色，這座城市的精神特質如同烙印深深刻在她們身上，她們堅強勇毅，熱愛生活，執著於愛。

朱雀之城的女子，骨子裏有一種烈，「這份烈，不見得個個都卯足了勁，要血濺桃花扇。只是平日裏寵辱不驚的風流態度，就是極危險的洶湧暗潮」。這份烈，是葉毓芝咬一咬唇說的：「是葉家子孫，也是日本人的種。橫豎要生，我就在這裏生，難不成要將我趕出去。」²這是毓芝的烈，也是這份烈讓毓芝在南京大屠殺，這個南京城在歷史上最最不忍最最不堪的時候受盡屈辱，也讓新生命得以延續。這份烈，是程雲和面對革委會主任拷問羞辱時決然選擇自殺時念出一句響亮的京白。這份烈，延續到憶楚，是她在秋日

2 葛亮：《朱雀》。作家出版社，第114頁，2010。

裏和情人傷感而不捨的擁抱，是她到年老坐着輪椅出席舊情人的葬禮，燒毀大量殘留的糧票，抖動着聲音說他到死都是女人眼裏的窩囊廢。那股「身體裏堅定的力量」支撐着憶楚，也同樣支撐着程因，讓她可以在地下賭場被查封後救出魏建設，讓她可以在生父葬禮上安靜而堅強，留在黑暗裏頭嘆一句「是回不去了」，讓她可以在最後決定生下無父的孩子……這份烈是一份過人的堅強，正是這份堅強支撐着南京兒女，在劫難重重之下仍可以把該過的日子過下去。

朱雀之城的女子，個個是生活的能手。作者曾說：「南京人過日子……大多時候，是很真實的……因為日子過得很砥實，對未來沒有野心，所以生活就像被磚塊一層一層地疊起來。」³ 最最能夠代言生活能手的，非雲和莫屬，南京日常生活的肌理在她身上得到完美的展現。從迤邐秦淮河畔的頭牌妓女，到解放後洗盡鉛華呈素姿，成為稱職的家庭主婦和母親，「性子裏的聰慧」讓鄰里的大姑娘小媳婦佩服得豎起大拇指。那個屬於她的家，讓人覺得踏實。文章中有一個讓人能在無望中生出生望來的情景：

哥哥天擦黑的時候急火火地回家來，捧着一隻搪瓷茶缸。打開蓋子，還冒着熱氣，裏面或是紅糖芝麻餡的包子，或是食堂師傅手打的梅花糕。楚楚就知道，是哥哥給自己剩下來的……他淺淺地咬一口，然後眯起眼睛看着她吃。⁴

就算生活令人覺得無望，可是雲和精心打理的這個家，兄妹友愛，樸實自然。雲和身上的一種偉大的母性滲透在這個家裏，絲絲入扣。這種可貴的品行，生活的味道，在程憶楚身上也有延續。哪怕是守寡以後再遇舊情人，重溫當年的甜蜜時，她仍不忘生火造飯，和一緯做了回「柴米夫妻」。再命途多舛，南京城的女子們都是過日子的能手。動盪如是，太平如是。程因經營她的地下賭場、古董

3 葛亮：《七聲》。聯合文學出版社，第 32 頁，2007。

4 葛亮：《朱雀》。作家出版社，第 195 頁，2010。

店都顯得那樣得心應手，又或是帶着許廷邁去吃「秦淮八絕」的時候就着水盂涮筷子，在慵懶的午後利利落落地掃地，這些零零碎碎的剪影，都成了南京城細緻但真實的肌理。

朱雀之城的女子，孜孜不倦地追求屬於自己的愛。如果說朱雀城本身就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是時間的積澱和人文精神的凝結，不僅是過去的記錄，更是對未來的啟示。那麼，朱雀城中的那些化身火鳥的女子，有愛有恨且敢愛敢恨，「身不由己」亦毫不停歇地去追尋真愛的性情，便是這城市另一種人文氣質的體現。「她想做的事，其實是依照本能」這樣的念頭滿溢在毓芝的腦袋裏，恰恰與智者學派和蘇格拉底等對人的價值的闡述，與普羅泰戈爾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不謀而合。出於對愛的本能追求，她畫下了樹與梅，寫下「子時風兼雨，五更雲渡月」交予芥川。她不顧一切地去追尋，那曇花一現的愛情，以及和他的孩子。這就是她的爭取，沒有夾雜家國情仇民族大義，只是純粹出於本性的愛。一次次的磨難與錯過並沒有使南京城的女子停下為愛追尋的腳步，借助許廷邁這個外來者的視角，程因對愛的追尋顯得更加執着和清晰。18歲的她愛上美國間諜泰勒，在泰勒眼中，「她是水，是以不變應萬變」。這小女子身上體現的，是柔之勝剛的性情，卻可以映射出這座城的隱忍。當許廷邁帶着中世紀古老騎士的作派飄洋而來，骨血裏的南京特質使得他同樣隱忍着感情，沒有任何死纏爛打的嫌疑，也讓程因因此覺得欣慰。南京城的女子從未停下對愛追尋的腳步，當程因和許廷邁如同戀愛中的小兒女一樣遊走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南京城的歷史脈絡和文化肌理也由此鮮明。

南京古雅，也有種與生俱來的浪漫。這種別樣的浪漫滋生出普普通通生活下的暗潮洶湧。連身為配角的語言女博士亦非例外，李博士風姿綽約，卻愛上了非洲來的學生。說是紅杏出牆也好，為愛殉難也罷。這些化身火鳥的女子追尋真愛的腳步如同她們本身，身覆火焰，終生不熄。

二 三百六十度的南京城

三代人，一座城，不同的經歷波折，最終都走向了宿命的結局。這朱雀城中的女子，是堅強勇毅的，對愛孜孜不倦追求，對生活亦充滿着熱愛。她們能在不同的艱難關口，保持着她們自己的本性。也就是作者所說的「從這個意義來說，他們就是南京的代言人，也是這個城市最本質核心的文化力量」⁵。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說：「描述今天的采拉，應該包括采拉的整個過去；然而這城不會洩露它的過去，只會把它像掌紋一樣藏起來，寫在街上、在窗格子裏，在樓梯的扶手上、在避雷針的天線上，在旗杆上，每個環節依次呈現抓花的痕跡、刻鑿的痕跡、塗鴉的痕跡。」⁶恰如許廷邁看見的溫情細膩的梅花糕，「刻成一朵花的形狀」的心裏美蘿蔔，原料其實是罌粟的鴨頭小吃；又或是被譯成「奇跡」的「秦淮八絕」，甚至是流蕩的空氣或是如葉兆言先生說的「帶着孩子氣」的粗話……這些細細碎碎的剪影，如同磚塊一樣，一塊一塊壘起來，都是南京城獨特的痕跡。

沒有哪座城市，沒有哪個時代，可以把優雅和世俗如此和諧地展現在同一幅畫卷裏。民國時代的南京，明明見證了整個中國近代史，國民政府的興衰榮辱，抗戰時期的屈辱慘烈，解放戰爭時期的鍾山風雨。可這幅畫卷明明又是不起波瀾的，是朱自清先生所說：⁷「到處都有些時代侵蝕的遺痕。你可以摩挲，可以憑弔，可以悠然遐想。」這座城就是這樣的優雅但安靜，讓人一下子想到王安憶筆下的「三小姐」，「豔和風情都是輕描淡寫的，不足以稱後，卻是給自家人享用」⁸，優雅，但又日常和世俗。

有人曾說，「我們的眼睛決定了，不論我們的眼睛如何轉動，

5 《葛亮：我要在紙上留下南京》。經濟觀察網，2010年2月取自 http://www.mon.com.cn/bookreview/dialogue/2010/10/11/182365_1.shtml。

6 伊塔諾·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譯林出版社，第9頁，2006。

7 朱自清：《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第6頁，2000。

8 王安憶：《長恨歌》。南海出版公司，第59頁，2007。

永遠都只能看到一百八十度，而生活是三百六十度，所以，總有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來了又去了。」正是為了可以將這座城看得更清楚更透徹，這部小說裏，許廷邁被虛構成一個「遊走者」，他是一個外來者，是從一個蘇格蘭華裔青年的眼光去觀察這座城市的人和事。秦淮河畔那「極熱鬧的所在」，「滿是香火氣」的夫子廟，「前幾年迫於經營壓力，它的一樓出租給麥當勞」。那巨大的標識，顯示的不僅僅是古老與現代的拼接術，更多的是一種現代化帶給南京與別的城市相似的面孔。一邊是一些極為破舊的建築背負着這城市的歷史匍匐前行，甚至被烙上了血紅的「拆」字苟延殘喘，另一邊是新建高聳大廈如雨後春筍。南京城古韻受到了挑戰，於是發展得更緩慢謹慎，這也成了南京人的心態，一面隱忍生活，一面積極應對。

許廷邁還看見了從前用做「甕城」，現在卻「荒煙蔓草，斷垣亂石」的藏兵洞。他從雅可的講述中得知藏兵洞當年的雄偉，也感受到了沒有空調的當年，「多人卷席子到藏兵洞納涼，先生們大打赤膊，蔚為壯觀」。許廷邁的眼睛，看到了「這城市盛大氣象裏，存有一種沒落而延綿的東西」。雅可在這個已然荒廢的藏兵洞裏吸粉，折射出南京城的頹廢面。雅可，可說是這座城市的雄性代表，六朝的煙影斑斑駁駁落在了他的眼底，秦淮河流淌的迤邐又點點滴滴滲進了他的骨血，最後演化成了這座城的虛無失落，成了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句，我是穿褲子的雲。

許廷邁看「中國的巨石陣」，不由自主生出「那些分佈於英倫的神秘的大石，如讖言，預言了宿命與結束」的念頭。究竟這樣宿命的故事會不會在南京重演，成了故事開篇的意念。他突然覺得自己彷彿認識了南京城的大，卻又被程因糾正「南京的『大』字，是裝在心裏的」。程因知道，南京城大，才能盛放那麼多的故事。在明陵寢廢棄的石碑頂上做愛，在一個凝重富歷史象徵性卻早被當代遺棄的場景裏，發生一段最沒有顧慮的單純情愛。這樣信馬由韁的故事，也連帶一同放進了性情豐饒的南京城裏。從雅可房子可以俯瞰到像大滌子的畫的玄武湖，湖邊上的古城牆藤葛拂拂，寓示這座

城的沒落而綿延。但水靜風停後，仍是尋常人家的南京城，隱忍着
一道心照不宣的傷口，把日子過下去。

生活如常，淺白如水。

來自南京的友人曾說過：「外人看南京，總覺得好像有甚麼了
不得的故事。我們住在南京城裏，其實它也就那樣兒。」曾經歷過
的滄海桑田，在南京，那些一再重複的興衰故事，化作了尋常人家的
生活經驗。

葛亮說：「一直以來，太過激烈的東西並非我所欣賞。」

人如是，城如是。「歷史」於這座城市間唇齒相依，在規整的
時代長河裏，這座城的神秘淵源和歷史滄桑沉澱下來，卻是明明暗
暗的光影的片段，厚厚的一層。又像是去往中山陵的大路旁落下的
梧桐葉，踩上去會有「撲哧撲哧」的聲音，沒有太多的喧囂，卻可
以體味到不尋常的味道。

葛亮又曾說，「城市對感官的刺激，永遠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舒國治說得詩意，北島則有更直接的表達：『人像狗。要不那些老
僑民多年後回國，四顧茫然，張着嘴，東聞聞，西嗅嗅，尋找的就
是記憶中的北京味』」。⁹

這種不尋常的味道，是葛亮隔着時空，嗅到的「家城」的味道。

三 朱雀的謎樣旅行

曾在報紙上看到一個作家評論南京，說起朱雀城一貫的頹唐和
紙醉金迷，秦淮河流淌過的華麗和糜爛驕奢，所以在此建都的朝代
都不長久。異常脆弱地傾倒，似乎是這座城擺脫不了的宿命。

兩條大河的強力衝撞，包含了一個龐大民族的異質聚匯。這座
朱雀之城縱然有令人扼腕的「三百年間同曉夢，鍾山何處有龍盤」
的興衰傷處，但也因宿命造就了隱忍豁達的性情。十朝煙雨更變也

9 楊文儀，葛亮。《我永恆的信仰和快樂》[J].《書香兩岸》，2011（3）。

好，讓人心生畏懼的南京大屠殺也好，亦或是喧騰而起的「好派」、「屁派」也罷，在《朱雀》裏，生活的背景幾乎變得無足輕重，一筆帶過的是眾多歷史事件，架構仍在，卻沒有刻意鋪陳。小敘事消除了大敘事，歷史的起承轉合，只是為了與人物命運的曲折迴轉構成巧妙的互動。重要的是，身處歷史中的南京人面對生活的不懈努力和不懈追求。哪怕是在動盪不安的年代，被日本士兵抓走三天後回來的時候「還是那個水靜風停的程雲和」。在她面對革委會主任拷問時，迅速表明自己的立場是和共產黨一起的，並掀開她的上衣以供證明。這是南京女子過生活選擇的一種方式，是這個城市隱忍卻又高貴的性情。作者亦說：「她那種通達，那種無論是治世還是亂世中的風度，處事的遊刃有餘，在世故中又保持着一種純真，這些都是這個城市的品性。」當古老的南京只留下一個滄桑而平靜的輪廓，足以用來盛放那些朱雀女子的故事。流傳在三代母女之手的金飾朱雀，不僅是愛情的信物，更成為了這座城市的歷史見證。這隻小小的朱雀，伴隨着愛情不斷「流浪」，從南京到北大荒，從北大荒回到南京，又從南京出發，到了加拿大，從世俗的女主人回到了最原始的主人掌中，又隨着男主角的歸來回到了南京。小小的朱雀，成為解開南京和南京兒女謎樣命運的線索和機緣。

《朱雀》裏的各色人物與各種情愛，是濃鬱而豐盈的，這恰恰照應了南京的性情，也正如作者所說：「我是想通過這三代人表達出昔日帝王之都的沒落，並且承載出某種人文的精神。每個個體的這種經歷的波折都走向了宿命的結局。我會希望通過他們表現出這座城市本身獨特的精神特質，那就是他們可以過得非常優越，同時也十分堅韌，在不同的命運關口，都可以做到遊刃有餘，同時保存善良的心。」¹⁰

朱雀之城的女子無論怎樣去抗爭、去逆反，最終卻都回歸到一個既定的結局。這就是冥冥中注定的宿命，是朱雀女子的宿命，也是這座城的宿命。是一種命運受到外界的種種支配，身不由己的無

10 《葛亮：我要在紙上留下南京》。經濟觀察網，2010年2月取自 http://www.mon.com.cn/bookreview/dialogue/2010/10/11/182365_1.shtml。

助感和無力感。但那注定惹火上身的的女子，哪怕背負着家族宿命，面對命運的關口，仍勇敢地去反抗，這便是一種人性的光芒。

謎底揭開，因緣歸位。那這隻小小的朱雀最後回到最原始的主人手上，「在小雀的頭部緩緩地鏗。動作輕柔，彷彿對一個嬰孩。銅屑剝落，一對血紅色的眼睛見了天日，放射着璀璨的光。」小小的朱雀最後睜開了眼睛，關於這座城和城裏的人，所有的謎底如同銅屑緩緩剝落，現出了本來的面目。故事的最後，許廷邁兼程回來，「在西市門口默然站定，覺出腳底有涼意襲來」，而程因決定生下無父的孩子。南京這座古典氣息濃厚的城市，面對現代化的各種侵襲，能否保持堅守的姿態。各種力量交纏，文化元素的碰撞，生命走向延續。

通過許廷邁的那雙「遊走者」眼睛，我們看到朱雀女子面對生活不可抗拒時仍然隱忍又堅強，那宿命的力量更讓我們為她們所承受的苦楚和身不由己的無奈一掬同情之淚。反觀我們自身的生活，或者生活不可抗拒，人類在命運面前「渺小如一粒塵，幾乎感覺不到自己」；或者每個人都是「日晷上不變的刻度」，是「天地間的一個寂寞的靜止」，於是對周遭的生活、不公的遭遇釋懷。或許生活原本就是這樣，不懈的追求也許只會換來無奈的嘆息，對命運的反抗卻只能陷入宿命的輪回迴。但是我們每一個人「站在宇宙蒼穹的核心裏」其實都只是那樣小，面對宿命輪迴我們可以堅強勇毅地生活，對愛孜孜不倦追求，面對命運關口，遊刃有餘的同時保持樸實善良的心。如同毓芝一樣，可以依照本能地活出真實的自己來。

《朱雀》的最後一章，遊子歸來，繁華已蝕的朱雀航是否仍有跡可尋？朱雀那對血紅色的眼睛是否會引領他與程因續寫宿命的故事？程因誕下的是否仍是女嬰？命運之輪仍沿着古舊的軌跡轉動？故事的結尾，許廷邁到了「西市門口，他默然站定，覺出腳底有涼意襲上來」。這不是南京故事的結束，而是開始。我們有和許廷邁一樣安靜的心底，共同去見證南京城不變的堅守和堅強勇毅的朱雀女子活出真實的自己。如是，尋常故事裏透出的人性光芒便讓朱雀熠熠生輝，命運之輪依然緩緩轉動。

歸來又見朱雀航。

得獎感言

各位先生、女士們，今天有機會來到城大接受這個獎項，是莫大的榮譽。我要感謝城大給我這個機會，感謝所有評委，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張雁和蕭寶鳳老師，感謝在場的工作人員，以及來到現場的各位嘉賓。

著名的建築師埃羅·沙里寧曾經說過「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說出這個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甚麼。」而許子東教授也提到過，「我們往往能透過不同地方的樓房名字，窺視到不同地方的人的『住房夢』。」而這次創作獎的主題，生活在城市，在我看來，是城市與人，城市與文化，文化與人的交織和融合。

《朱雀》的作者葛亮曾經說過：「城市對感官的刺激，永遠如影隨形，揮之不去。」歷史的大潮流，能夠塑造出每一座城獨特的性格。香港如是，南京亦如是。南京城到處都有些時代侵蝕的遺痕，葛亮筆下的南京人性情豐饒，卻能把生活過得隱忍，優雅，平和。這便是這城市人文氣質的體現，是這個城市最本質核心的文化力量。

城市本身就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是時間的積澱和人文精神的凝結，不僅是對過去的記錄，更是對未來的啟示。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寫作過程中思考，「對於我們來說，今天的城市是甚麼？我認為我寫了一種東西，它就像是在越來越難以把城市當做城市來生活的時刻，獻給城市的最後一首愛情詩」。

在整個世界趨向於變得一致，或者是互聯網改變着人們與城市的聯繫方式，我希望青年一代能夠透過文字這種形式來關注城市本身的精神特質，通過文字在城市間探索，彷彿尋寶一樣獲得啟示。化用葛亮的話來說，我希望每一座城裏的人們都可以過得優越而堅韌，面對不同的命運關口，都可以做到遊刃有餘，同時保存善良的心。

今天能夠獲得這個獎項我感到非常榮幸，如果因此讓我的文字讓更多人所見，讓更多人從我的文字裏也能看見屬於自己的可能，更是我的無上光榮，這也是我想要繼續為之努力的事。

謝謝各位！

“ 評審意見

季進教授

論文緊緊圍繞葛亮的《朱雀》，較為深入地解讀了小說中三代人的命運、南京城的文化品格以及「朱雀」意象的象徵力量，指出了南京城的優雅與堅韌、世俗與浪漫，都與小說中的人物塑造息息相關，如果不了解南京，也就無從理解這部小說。可是說，是這座城市催生了《朱雀》，又是《朱雀》彰顯了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

論文結構清晰，語言優美，解讀細膩，頗多新見，顯示出作者很好的審美感悟力，是一篇不錯的作品評論。個別地方可以減少感性的抒發，增加理論的闡述。

林沛理先生

能夠把評論的對象置於宏觀的歷史範疇討論，旁徵博引，對人物塑造與敘事技巧的觀察也仔細。

許子東教授

意景稠密，文字華麗，別具一格的文字批評。

”